

盛宣怀 别传

洋务先驱



实业巨子

SHENGXUANHUI
BIEZHUAN

寒 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孔令琴
封面装帧 甘晓培

盛宣怀别传

寒波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6 字数 429,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679-3/K·655

定价 26.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常州城宣怀出世·····	1
第二章	顺天府盛李结盟·····	11
第三章	难兄难弟,天涯逢战乱·····	22
第四章	乃祖乃孙,江南逃兵祸·····	32
第五章	议盐务,盛宣怀初露才华·····	42
第六章	回大营,李鸿章再感失意·····	50
第七章	请兵援沪,杨宗濂舌战群绅·····	58
第八章	鸿章荣升,盛宣怀立志成才·····	70
第九章	回故乡,江上议开矿·····	79
第十章	考举人,宁沪逢知己·····	89
第十一章	盟弟青云直上,盛旭人月夜萌去志·····	100
第十二章	鸿章奉旨援陕,杨宗濂走马荐宣怀·····	109
第十三章	辞别病婉贞,宣怀投奔世叔·····	119
第十四章	缠绵俏丁香,鸿章儿女情长·····	128
第十五章	巍巍西安城,李少荃惊逢刺客·····	140
第十六章	萧萧大雁塔,盛杏荪巧遇美人·····	147
第十七章	结束天津教案,李鸿章威震中外·····	157
第十八章	开展洋务活动,盛宣怀脱颖而出·····	165
第十九章	南下创业,盛宣怀梦断泥城桥·····	177
第二十章	深入龙潭,沙船帮大闹永安街·····	188
第二十一章	巧施连环计,筹办轮船招商局·····	203
第二十二章	省亲常州城,探寻天涯好姻缘·····	215

第二十三章	陋巷访美人,初识绝色玉蓉	225
第二十四章	租界借洋债,引出传奇买办	243
第二十五章	汇丰贷款,王买办屡惊成疯	261
第二十六章	盛府迎亲,美玉蓉艳惊上海	278
第二十七章	创办海军,李鸿章得偿夙志	294
第二十八章	情断尘缘,董婉贞魂归九天	301
第二十九章	回乡扫墓,玉蓉夫妻恩爱纠葛	317
第三十章	因祸得福,创办中国电报事业	330
第三十一章	荣华富贵,鸿章天津庆寿	345
第三十二章	花瓶风波,丁香藏娇上海	361
第三十三章	李鸿章重圆丁香梦,盛宣怀督办招商局	378
第三十四章	盛杏荪荣任登州道,刁玉蓉魂归离恨天	388
第三十五章	景云里凤去楼空,宣怀哀伤感怀	404
第三十六章	甲午年战云激荡,星怀壮烈殉国	416
第三十七章	赴日屈辱求和,李鸿章马关遇刺	437
第三十八章	去鄂办矿办路,盛宣怀登峰造极	452
第三十九章	庆斜桥新宅落成,忽闻戊戌政变	467
第四十章	忧八国联军入侵,倡导东南互保	479
第四十一章	庚子大乱,李鸿章诀别丁香	493
第四十二章	荣极而衰,盛宣怀夕阳西下	513
第四十三章	炎炎革命,盛杏荪流亡日本	529
第四十四章	悠悠天地,原知身后万事空	536
后 记	543

第一章 常州城宣怀出世

清朝道光二十四年(公元 1844 年)甲辰科殿试传臚放榜已是四月二十五日了,三鼎甲跨马游街,众进士各归寓所,忙忙碌碌,拜师会友。报房的差人们挟着报条飞奔在京城大街小巷,报喜领赏,新科进士们则开列了在京亲友尊长的名单,让报子们分头报喜,共享他们的喜悦。京官有子侄参加会试的,当然心旌悬悬,渴盼儿辈侥幸一中,然而有的官宦子弟到了二十出头还不曾中过举人,只能眼巴巴袖手旁观,纵然得失无关于心,那一股懊丧忧闷的感觉却是怎么也挥抹不去的。

正阳门内碾儿胡同朝南一所大四合院是刑部员外郎李文安的宅第,文安号愚荃,与曾国藩同在道光十八年中的进士,也都以文章闻名于京中。这天早起便觉心中不快,因为殿试放榜又勾起了他的满腹惆怅,所生诸子,老三鹤章以下在家读书且不论,老大瀚章二十四岁,读书无成,屡试不中,如今依然是个秀才,只在合肥老家侍奉祖父,看守田园。老二鸿章今年二十二岁,才华出众,所以带在身边,拜在年兄曾国藩名下,指望承他的熏陶,早日成名,不料接连两次乡试不中,大失所望。鸿章向来心高气傲,大骂考官瞎了眼珠,文安公却训斥儿子读书应试漫不经心,以致落第。须知八股文不比寻常文章,自有它的一定程式,一点马虎不得,稍有差池,被考官捉住纰漏,就扔到废卷字篓中了,因此今天从大清早起,文安公就郁郁不快,只能眼睁睁等待门生盛康的佳音了。

从贡院一拥而出的报子们一拨又一拨地飞奔而过,忽地里有两人斜刺里进了碾儿胡同,来到李宅门前敲响破锣,贴上大红喜

报，高呼：“捷报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盛府大少爷讳康高中甲辰科二甲第六十九名进士！”合府欢喜，文安公吩咐赏了报卒，说道：“盛旭人毕竟是可造之材，不枉老夫平日一番教导。”

说罢，恨恨地瞅了一眼身旁的鸿章，那意思不言而喻：“我在自己儿子身上花费了更多的心血，可恨却不成器！”眼看老爷心酸酸的，既伤心，又恼怒，一场疾风暴雨般的训斥又将来临，李太夫人慌忙过来劝解道：“老爷，科举的事性急不得，你那老同年曾涤生不也是考了两回才中进士的吗？老爷还不相信我家老二的才气？时运未到，急也没用，时运来了，推也推不掉！”说着，风风火火的支使丫头：“快把客堂间收拾干净，摆上几盆糕点，说不定新科进士要来拜见老师哩。”

“不，太太！”文安公摆摆手道：“旭人今天殿试放榜，是个大喜的日子，头一回上门，须得隆重一些，把南庑大客厅打开，收拾收拾，也显得对于天子门生的尊重，科举毕竟是天下士子惟一的出入仕途啊！”说罢，又瞅了儿子一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太夫人生怕老爷又要训诫儿子了，连忙说道：“少荃没事，跟我去收拾客厅，看看还有什么事要做，丫头们跟我来！”于是迈动一双天足，直奔南厅而去。

午后日影西斜的时候，盛康穿一身簇新的浅青色隐花宁绸衬绒袍，外罩蓝绸马褂，雇了一辆马车赶到李府来拜老师，门仆刘斗斋笑嘻嘻地先向新科贵客打躬道喜，盛康随手赏了二两红包，斗斋谢了赏，从侧旁月洞门奔进内院高呼：“盛大少爷来见老爷！”

文安公从上房出来，喜道：“旭人果然来了，快开正门！”

鸿章身长腿长，从耳房抢步出来迎客，笑道：“旭人兄连闯三关（会试、复试、殿试），小弟给你道喜！”说罢兜头一揖。

盛康慌忙还礼，说道：“不敢当，老师在家吗？”

“在，在，老人家今天没上衙门，正在为你高兴哩。”说着，便引盛康进了大开的二门，来到南厅，盛康惶恐道：“在下是尊府的门

生，通家子弟，怎当得如此大礼！”

文安公从上房踱了过来，笑道：“当得，当得，贤弟十年寒窗，熬出了头，第一回接待天子门生，理当如此。”

盛康将厅内一张红木太师椅搬到正中，请文安公坐了，纳头便拜，说道：“弟子此番侥幸，全仗老师平日指点之赐，今天是特地来走马谢师的。”

文安公还了半礼，呵呵笑道：“坐吧，坐吧，今日贤弟高中乃是天大之喜，愚兄虽无寸功，合家上下也为你高兴。”

盛康又与鸿章相对一揖，方才入座，丫头跟着献上茶来。文安公抚摸着两撇浓须，欣然问道：“殿试之后，再过三天就是朝考，那是专为点翰林而举行的，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贤弟回寓之后，可得好好准备。”

盛康起立应道：“是，弟子已经拜谒过主考座师，回去谢过房师，就闭户潜心准备，不敢稍有大意。”

文安公道：“从上一科会试开始，朝廷新颁朝考取士办法，将会试、复试和殿试、朝考等第的高下一并统计，贤弟殿试取在本科二百零九名进士中的第七十二名，入选翰林院是很有希望的。”说着，转向鸿章道：“少荃，你将那边橱中一锭陈年‘金堂玉马’徽墨取出来赠与旭人。”

盛康接墨在手，见是一锭六角柱形饰金蟠龙陈年好墨，沉甸甸坚硬如铁，上书“金堂玉马”四个描金篆字，才一玩赏，便觉异香扑鼻，不识老师赠墨的用意，愕然谦辞道：“老师，这是徽州名墨，只合珍藏高阁，弟子胡乱使用，太可惜了，还是老师留下自用吧。”

文安公笑道：“贤弟可不知道朝考用墨的讲究，本朝乾隆以后，朝考取士改‘先选后试’为‘先试后选’，所谓选，便是看年龄相貌，年龄过大的不取，仪表相貌不佳的不取，贤弟年轻俊雅，这一方面可以无虞，那就看试得如何了。其实拆穿不得，朝考文章固然不可有纛漏，但考生都是中了进士的人，程度相差无几，难分轩轻，考官

着眼点都在书法上面，字要写得乌黑，方正，光洁，大小一律，才能取在前茅，文章虽好，字不入眼，必遭落选，而字要显得黑亮耀眼，非要上等徽墨不可。这锭‘金堂玉马’虽不能与南唐李廷珪的宫廷御墨相比，也是墨中进贡的珍品，据说这批贡墨一共只锻造了数百锭，愚兄侥幸得了两锭，这一锭赠与贤弟，助你入翰林院。”

盛康离座谢道：“老师厚爱，弟子没齿不忘，其实此墨应该留着给少荃使用才合适。”

“不用为少荃操心，我这里还有一锭墨留着，就不知道你这位老弟是否有福气享用。”文安公说罢，轻轻叹息了一声。

鸿章垂首不语，盛康安慰道：“少荃才气豪迈绝伦，来日方长，前程不可限量，今秋乡试必可高中，明年乙巳太后万寿恩科，便可入闈会试，切不可好端端挫了锐气。”

“但望如贤弟所言。”文安公又向鸿章大喝一声：“听见了吗，还不学旭人的榜样，早早地取上功名，也不辜负你老师一番教诲，若再早晚仍是白衣，吃别人笑话：‘翰林侍讲曾涤生的门生，李某人的儿子，居然连个举人都不得到手，莫非太不成器了。’”

鸿章不服，抬起头来，昂然抗声道：“我老师二十八岁中的进士，儿子今年才二十二岁哩，不过时运不济罢了，我不相信再过几年不能金榜题名。”

文安公又喝道：“休说大话，要像旭人那样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才好。”

鸿章眨巴着眼望望老父，又瞧瞧盛康，嘻嘻笑道：“旭人兄，家父很器重你，小弟想借你一点灵光，附骥尾而上云天，不知能否攀麟附凤，与兄台拜个把子，早晚受你的陶冶，借兄一阵东风，助周郎成大事，如何？”

盛康且惊且喜，笑道：“好虽好，只怕太高攀了，惭愧得很。”

鸿章笑道：“吾兄说颠倒了，区区生员，仰托新科进士，才是高攀哩。”文安公很赞成儿子与新登科的门生结盟，将来有个照应，笑

道：“你们都还未曾入仕，年岁相仿，志趣相投，不必彼此谦让，今天先说定了，待旭人朝考定局，安心下来，然后交换盟帖，择日行礼。”

鸿章性急，说道：“旭人长我六岁，当是盟兄。”站起身来，笑嘻嘻地躬身一揖道：“大哥在上，小弟胡乱且先行个礼了。”

盛康慌忙还揖道：“贤弟少礼，还不曾交换盟帖哩。”

文安公正色道：“少荃听了，你们交换盟帖之后，按照本朝官场成规，若干年后，把兄弟中一人如果做了大官，地位远在另一人之上，又恰逢同在一地为官，那个做下属的就得亲至上司衙门缴还盟帖，从此就得称呼大人，卑职，不得再以把兄弟相称。少荃今后有了盟兄的策励，须得益自奋发向上，才是为父今日的心愿，切莫自暴自弃，到了那一天，去辕门缴还盟帖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听清了吗？”

鸿章向来心高气昂，怎受得了老父当着盛康的面奚落，顿时血涌双颊，霍地站了起来，冲着盛康喊道：“大哥，此时此刻当着家父之面在此南厅立誓，及我之身不断奋进，绝不致有缴还盟帖之事发生，皇天后土，神人共鉴。”

盛康慌忙道：“贤弟莫恼，愚兄笨鸟先飞，将来也许平平庸庸，度过一生，哪如贤弟才气横溢，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将来缴还盟帖的说不定还是愚兄哩。”

文安公刚才这番话原意不过是用激将法，以激励鸿章上进，因为知道老二虽有才华，却生性懒散，早晨晏起已成习惯，自恃聪明过人，读书马虎，不肯深入钻研，非到应试之时，不肯用功。今见儿子果然被激怒立誓，想来今后登科有望，暗暗高兴，放缓了声调，徐徐说道：“少荃，你有这番上进的心自是好事，可是空说无益，是否真心实意，就看你今秋乡试如何了。”

鸿章笑道：“老爷还不相信儿子？但看今年乡试吧。”

文安公掉转头，说道：“旭人，等到朝考放榜，就写封信回家，府上老人家恐怕已在盼望哩。”

“是，但等朝考定局，今后出处决定了，便写家信回去。”

“独身在京诸多不便，过些日子，可以把家眷接来京中同住。”文安公又道。

鸿章冲着盛康嘻嘻笑道：“大哥新婚不久就来京中赶考，更该早早把大嫂接来。”

盛康不好意思地忸怩了一会，才腼腆地说道：“老师，弟子离家时，媳妇已经有孕在身，今秋分娩之后，又须保养数月，才能上路，接眷的事总在明年春间了。”

太夫人听说儿子要与盛大少爷拜把子，忙唤丫头来客厅传话：“太太吩咐，盛公子今后就是一家人了，请搬到我们家中来住吧，早晚好有照应。”

文安公父子都说：“很好，正该如此。”

盛康慌忙起立谢却道：“弟子京中还有些同乡朋友，往来频繁，不便打扰，师母大人的关切，弟子心领了。”

文安公欲留盛康在家小酌庆贺，无奈盛康还有房师不曾拜见，耽搁不得，匆匆告辞，仍坐了马车拜见了房考官，那份恭敬是少不了的。从房师家中出来，已是上灯时分，方才回到外城宣武门街东的下斜街常州会馆，大管事赶紧出来迎接今科新贵人，躬身道：“公子初来时，客房拥挤委屈在西厢住了一阵，现在应试举子陆续回乡，东院空了出来，那里比较宽敞，老汉擅自作主，已囑馆中长班将公子行李搬了过去，就请随我来吧。”

盛康见东院一排三间正屋，南庑数间可作下房，还砌了一副炉灶，院中古树耸天，遮荫蔽日，极是幽静。管事道：“将来宝眷来京都可住得下了。”盛康甚是满意，拱手道：“有劳大管事，多谢了。”

盛康闭户准备朝考，放榜下来，居然列在一等，又经主考大臣面试，年轻轻一表人才，无不欣然圈可，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盛康这一番欣喜自不消说，赶紧写了家书向常州老太爷和夫人告捷，又去老师文安公府中报了喜讯。随即备了年庚帖子，燃了香烛，和

鸿章换帖拜把结盟，合府上下，喜气洋溢。

盛康从此安下心来在前门内东城根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为期三年，馆中有满汉大臣担任教习，辅以若干小教习讲授满汉文经史诗词及诏令谕旨的撰拟，每人每月发给伙食银子四两五钱，别无俸禄，京官已够清苦，庶吉士更得从家中拿了银子才能维持生活，可是翰林清贵，即使家徒四壁的穷进士也坚持熬上三年清苦生活，博一个人人尊敬的翰林。

盛康家境尚称富裕，老太爷盛隆，字惺予，举人出身，可惜命运不济，接连几次会试都铩羽而归，过了不惑之年，无心再去科场中与年少英俊争功名，总以为此生将守着祖遗少量田产郁郁以终晚年。幸亏盛隆平日为人厚道，文章也颇知名，府学教官怜他埋没了可惜，向江苏学政推荐他去京中参加从多次落第举人中选拔知县和州县教官的考试，盛隆侥幸考在一等，分发浙江以知县任用，称为“大挑知县”，很快就补了实缺，做了两任知县，政绩不凡，升任从五品海宁州知州，三年一任下来，本省抚台和藩台都换了人，夹袋中候差的人物众多，海宁州是个鱼米之乡，有人花两万两银子指名要他这个缺份，盛隆无后台撑腰，被藩司挂牌交卸候差。他的年纪已大，宦囊也颇充盈，便乘机告老还乡，在常州城内周线巷买了一座三进两跨兼有园林之美的大宅第，过着优哉游哉的退隐生活。恰巧儿子盛康科场得意，由民信局递来京中报喜家书，青出于蓝，居然考入翰林院，把老人家乐得欢天喜地。于是大开祠堂祭祖，又大摆宴席演戏请客，府县官员士绅亲友纷纷前来祝贺，着实热闹了几天。老人家又知庶吉士清苦，儿子带去的盘缠怕不够用，派家人带了二百两银子进京给儿子备用，吩咐他好好学习，三年之后散馆考试时，务必取在优等，留在翰林院中做个名副其实的翰林编修，光宗耀祖，显焕乡里，将来转任御史，外放知府道台，都在意料之中，盛氏一门从此就可以兴旺起来了。

盛康接到父亲手书和银子，十分高兴，又从夫人附来的信中，

知道合家上下平安，腹中胎儿亦甚安稳，医生诊断，临盆之期当在重阳之后，不知他届时是否能告假回家一行，因为头胎分娩，夫君不在身旁，究竟有些胆怯。盛康读了闺中来鸿，怅然良久，按照他的心思，恨不得插翅飞回家中，共享金榜题名和坐候婴儿呱呱堕地之乐。可是办不到啊，一则庶吉士刚刚入馆学习，不便告假，二则今后接着，最多给假三月，要留到产妇母子身体壮实可以上路经得起长途颠簸之后，才能回乡一行。于是提笔将一脉温情潺潺地流下笔端，一告在京平安，二嘱卿卿安心分娩，三请转禀老太爷为未来的孙儿取名，四盼孩儿出世，便差家人专程来京报喜。写毕殷殷叮咛，又写了“临颖翘望南天，依依不尽，不尽，不尽，……”搁下笔，却无端地害起羞来，此信若是给老太爷看了，岂不有失体统，便想重写，却又舍不得失去与爱妻千里款款细语的机会，踌躇再三，还是保留原信，不过将信口封了，默默嘀咕道：“老太爷，儿子在这里给您赔个不是，少年夫妻少不得有些私房话要说，您老人家想必会体谅的吧。”

信交家人带回去了，盛康闲暇下来，便盼望重阳节早早地到来。看看进了八月，顺天府甲辰科乡试的日子到了，把弟鸿章摩拳擦掌，发誓这回非中举人不可。八月初八夜，盛康送他进了贡院，日日悬念不知把弟考得如何。头场，二场交卷出来，盛康都到李府探问，看了鸿章默写出来的墨卷，不禁拍案叫好，说道：“贤弟这回定可中了。”又问了老师，文安公从容拈须道：“少荃墨卷尚无大碍，按理是可以取了，但看考官是否识才，若是碰到考官看卷累了，头昏眼花，不耐烦细看，草草贴上落第的票签，扔进废卷篓中就难说了。”

最后一场是八月十六日交卷出场，好不容易鹤首悬盼到九月十二日贡院挂榜，鸿章果然高中第四十八名举人。中了举人，便有了参与会试的资格。报子们锣声喧天，高呼着将大红报条贴上李府门墙，家仆刘斗斋、萧升奔进院中报喜，却不见二少爷的身影，李

太夫人诧异地喊着：“老二，快出来，你中举了！”鸿章却漫不经心地在耳房中踱步吟诗，说道：“妈，个把举人不希罕，儿子早知道今科必定会中的。”

文安公乐得心花怒放，依然不给儿子好脸色，叱道：“别不识抬举，才中举就狂妄起来，还想去听金殿唱名？”

鸿章这才清醒过来，敲敲自己额头，自励道：“别忘了‘满招损，谦受益’，还有进士一关不曾闯过来哩。”

于是小心翼翼出了耳房，来到上房中间的客堂，请父母堂上坐了，叩头道：“儿子不孝，至今才中举人，望大人恕罪，明年乙巳恩科定取进士到手，让大人高兴。”

文安公又气又好笑，正想再训斥几句，李太夫人赶紧在旁使眼色，合家欢乐头上，切莫再板着脸训儿了。文安公微微一笑，缓和了口气说道：“今番中举，很难为你了，离开明年恩科会试不过半载时间，切莫荒废了光阴，好好在家安心读书，但看你能光大家门，我也就于心无憾了。平日严厉管束你，都是望你成器，他日若能侥幸成名，就知道老父的苦心了。”文安公说罢，不觉眼中湿润，鸿章更是一阵心酸，感激老父用心之苦，不觉涕泪俱下，泣道：“儿子明白大人的意思，决心努力上进，决不辜负大人的期望。”还是李太夫人爽快，拍手笑道：“今儿少荃大喜日子，怎么爷儿俩都伤心起来了，真是从何说起！少荃快起来，明年中个进士给你爸爸瞧瞧！”

盛康也赶到李府来，狂喜着一把抱住鸿章，笑道：“贤弟有志气，果然一举中式，明年就可以参加会试了，但望点上翰林，我们可以一块儿同馆学习了。”

鸿章大笑道：“我原说我是不会把盟帖缴还的。”

一番欢乐之后没多久，江南常州盛府仆人带了主人家书急急赶到京中常州会馆来叩头报喜：“大少爷大喜，少夫人于九月二十四日（公历十一月四日）产下一位小公子，老太爷取名‘宣怀’，现有老太爷书信一封。少夫人产后须要休养，不能执笔，带个口信，囑

小人转禀少爷，少夫人母子均安，小公子清秀白胖，很像少爷，请少爷放心。”

娇妻的口信使盛康只觉一股甜津津的热流周遍全身万千毛孔，浑身舒泰，莫可言状，那一番喜悦不亚于金殿唱名大登科，于是急急拆开老父的手书，提到为宁馨儿取名：

“孙儿降世，按族谱‘怀’字辈排行，取名‘宣怀’。岳武穆《满江红》词：‘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整首《满江红》都是武穆述怀之作，这个‘怀’，便是立志报国也。今为孙儿取名‘宣怀’，望他长大成人之后，亦能不忘祖父取名之义，立志报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宣怀，宣怀！”盛康仰天喃喃欢喜道：“但望这孩子不负父祖所望，果真有一天为国家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第二章 顺天府盛李结盟

转眼来春已临，乃是乙巳恩科大比之年，盛康不放心盟弟鸿章会试结果，推迟南下接着的日子，送鸿章入贡院，等到会试放榜，已是四月十四日了。这一天盛康在庶常馆中坐立不安，不知把弟中了没有，碾儿胡同李府更是合门忽喜忽忧，惴惴不宁，既准备报卒上门报喜的花红赏银，犒赏点心，并将南厅收拾得干干净净，以备贺客登门道喜，却又惟恐名落孙山，索然扫兴。正是，一会儿满院阳光灿烂，处处辉煌，一会儿萧杀秋景，满目颓唐。文安公特地告假留在家中，然而自忖会试一次中式，历来少有，儿子今科把握不大；既而又恐说不定时来运转，连战连捷，也是有的，为此又巴望报喜的锣声早早到来。如此反反复复，甚觉苦恼，只得抽出一卷《国朝诗别裁》，朗朗地吟起诗来，诗虽上口，耳朵却竖在一边，静听锣声响了没有。太夫人没有想得那么多，总以为儿子中了举人，说明摩诃运已脱，该交好运了，可是见到老爷那般徬徨不安，才觉得自己想得太天真，也坐在一旁发愁了。鸿章依然如平常那样晏起，毕竟事关切身利害，哪里睡得着，不过眼睁睁望着帐顶胡思乱想罢了，一会儿设想会试中了之后，该雇一辆马车，兴高采烈地一处处去拜大主考，拜房师，也拜指点他文章的老师曾公，然后殿试传胪，金榜题名，人生快意莫过于此，想着想着不觉笑出声来：“十年磨剑，终于锋芒毕露，我李少荃可谓不虚此生。”

正想到得意处，忽听得母亲在屋外高呼：“太阳都上屋顶了，少荃还不起来！难道报子上门，新科进士还躺在床上睡大觉？”

鸿章一骨碌翻身下床，说道：“妈，我起来了！”

太夫人赶紧命丫头端水给二少爷盥洗，为他梳了一条精光溜滑乌油油的长辫，一切舒齐，只听见胡同外面响起了阵阵报喜的锣声，却就是不进胡同里来。鸿章初时还聚精会神地谛听，一个时辰过了，犹无动静，合家都觉不妙，鸿章如热锅上蚂蚁，在耳房中踱来踱去，方知此番会试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当，叹了口气，索性赌气又躺到床上，听其自然。却听见老太爷在堂中呼唤：“少荃，日头都快当头了，自己去礼部看看榜吧，中与不中，也就死了心了，有谁像你这样连自己的前程大事都漠不关心的。”

鸿章无奈，应声出了耳房，垂手道：“老爷，儿子意思，既然没有报子上门，必是不会中了，礼部的题名榜看不看都一个样，大可不必去那众目睽睽的地方，忍受那落榜的滋味了。”

文安公嗤着鼻子，训叱道：“胡说！好不容易会试一场，中与不中总该知道个究竟，大丈夫不以成败论英雄，中了固然是好，不中，下一科再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太夫人怕父子闹僵，也劝鸿章去礼部看榜：“少荃，去吧，好在就在东城根，离家很近，去去就来。”

鸿章倔强，依然垂手挺立在那里，纹丝不动。父子俩正僵持着，眼看一场风波将起，忽听见门上喊：“盛大少爷来了！”便见盛康急匆匆进了院来，向文安公和太夫人请了安，说道：“老师，弟子去礼部看了榜来了。”

“怎么样？”文安公急问道。

“弟子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两遍，没有找到少荃的名字。”

文安公长叹一声，软瘫在堂中太师椅里，鸿章嘀咕道：“我是说不会中了，看不看一个样。”都以为文安公要发脾气了，谁知又叹了一口气，温和地瞅了鸿章一眼，说道：“不要紧，不要泄气，此科不中，再过两年还有下一科。你老师当年第一回借了盘缠三十三吊钱进京应试，落第之后，盘缠用完，几乎回不了湖南，隔了三年又来应试，毕竟中了。为人不怕挫折，就是要有百折不挠的决心，古人

说‘有志者事竟成’，确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非中不可的志气！”

鸿章忍泪跪到老父面前，说道：“大人的教诲，儿子牢记不忘，决心奋发读书，两年之后，定将殿试喜报贴到我家门口。”

鸿章会试告一段落，盛康向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告假回籍接着，于五月初自京启程。那时北运河自淮安府清江浦（今江苏淮阴）以北渐渐淤塞，南来北往舟行不便，原来运粮接济京师的漕船也试着改用平底沙船从海路运京了。盛康先取陆路至清江浦换船由南运河抵达扬州渡江，经镇江回到家中。

常州是人文荟萃之乡，有清以来，赫赫状元就出了四人，进士更无其数，但盛氏门中出了新科进士，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喜事，盛康到家，邻居们夹道欢呼，争睹翰林风采，家人鸣放鞭炮，声声霹雳，预示着常州盛氏将有一个不寻常的未来。亲人相逢更是喜不胜喜，举人出身的惺子公笑得合不拢嘴。见过老太爷之后，盛康三脚两步，急急来到自己这一房的别院中，于氏夫人梳了一个当时苏州一带流行的元宝髻，穿一身娇艳的樱桃红大襟滚边碎花衫，天热，不曾系裙，着一条雪青地绣上几株淡淡翠竹的镶边大管裤，风姿绰约，笑盈盈地早已站在院中相迎，逗着奶妈怀中白白壮壮眉清目秀的小宣怀，瞟着气宇轩昂的盛康说道：“囡囡，翰林爸爸回来了，快喊‘爸爸’！可怜孩子生下来八个月了，还不曾见过爸爸哩。”

盛康见了娇妻爱儿，喜出天外，笑着道：“夫人，多亏你了，这一年多来，魂梦无时不回到你的身边，为你喜，为你忧，今天看到你气色很好，总算放了心了。”

于夫人抿嘴笑道：“翰林公心中惦记的怕不是我，而是这个传宗接代的宝贝儿子吧？”于是从奶妈手中接过孩子塞到丈夫怀中，说道：“爷爷给囡囡取名宣怀，别字杏荪，所以乳名杏官，我们喜欢他，随口乱叫，官官，囡囡，都行，又为他头发稀少，有时又叫他小和尚。”盛康笑着接过孩子，亲了他胖乎乎的面庞，说道：“好个秀里秀